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新安志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檢討臣德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鈴

校對官中書臣朱忻

謄錄監生臣趙廷麒

欽定四庫全書

新安志卷七

宋 羅願 撰

王提刑

王提刑汝舟字公濟婺源人生三歲而孤不好戲弄纔冠登第性豁達以風節自喜所不合不肯降色詞知舒城縣熙寧中歲荐饑推行荒政甚悉所全活不可勝計後知南劍州時沙縣獲強盜十二人已殺其魁餘十二人皆當死汝舟閱牘得捕盜官利賞增入其贓之狀三

日而決皆免死以治行第一除知建州後又知虔州汝
舟才力明爽治無劇易以惠利為本摧伏豪強貧弱得
職以故所至人安之三州訟者好傅律為詞若不可破
汝舟徐以恩義曉譬皆意折而去哲宗擢為京東轉運
判官奏對言厚風俗莫先於教養願詔長吏每月臨視
學校教授當限年草少年新進及本貫人為之者又吏
貪暴者殆出於天資今雖以此抵罪纔期即叙願永不
令為親民之官又言人戶典賣推割不即併歸一戶官

司失察遂為詭名久益難曉故賦稅積欠者多臣嘗三
為縣令每因造二稅簿即比對五等丁稅儻戶眼有多
寡不同者以所剩戶數令人戶自首并令鄉書手照對
收併一處供輸遂無挂欠亦省簿書之費願詔監司檢
察若簿書整齊則無積欠之弊有補國計又請立法委
監司視縣劇易令能否使易地因立法取願狀連書奏
裁監司涉私者以違制論自京東移河北韓忠彥由北
京入相汝舟欲漸還里託求江西忠彥至中書為言執

政皆以為下遷不可忠彥曰王某以退為進也朝旨降
樣市北珠奏言真宗時詔益州市錦六千疋知州趙稹
止市十疋至天聖中仁宗因稹奏對獎其恤民臣元符
初在京東准省符市錦未幾移河北又拋買北珠一珠
之直至九十四千陛下即位之初聖政一新錦與珠如
不可罷猶願詔有司損其數以留難得之錢少助經費
疏奏即日有旨罷之又言河北小鹽產深冀邢趙洛霸
所出甚微自元符二年令客人就所住州縣召保給據

往買有往復阻節之勞以故多私買而諸場停積不售
願只令就場召保又解池經水患未復請權以河北見
積大小鹽通入陝西賣之自江西徙夔州路提點刑獄
告老而歸歷官十七任餘五十年未嘗有失閑居閱六
歲安卧而逝年七十九汝舟內行修事祖父母孝繼祖
母胡氏沒季父持喪百日而卒汝舟時守南劍上言諸
父無在者臣以適孫乞解官接服以終三年下禮官議
詔特聽之因著為令始筮仕南豐曾鞏贈以詩曰身役

簿書雖擾擾力窮文史尚桓桓李清臣嘗勸習大科不願晚號雲溪翁有文百卷手所校書萬餘卷

汪宣德

汪宣德汲字子遷績溪人年二十登嘉祐中進士第嘗為慈溪令德門鄉河塞數十年為疏導溉廢田數千頃民歌且祠之以太平州推官鞠贊善大夫陳知規獄方暑繫者百餘多病疫汲解釋浣浴飲食之訊得其情知規復官繫者出為佛齋以報性潔廉與物無忤而政稱

彊明卒於元豐中子奕字公偉時方復詞賦取士奕尚少西試太學即為其第三人與弟襄相繼登第友愛尤篤為東流令有書生以妄言繫獄憲使欲置之極典奕以為狂疾奏上果貸死使者以書謝曰微君吾幾陷失入襄字公弼少從兄遊上庠商河常瓊號知名見之驚喜與定交仕為南陵主簿太守翟汝文引為兵曹薦其文史足用詞有古風書遺朝士言不喜為宣城守而喜識汪主簿始襄在太學有詔擇內舍生為使臣學敎諭

以教諸小內侍大司成汪澥以襄名聞時梁師成為提領方貴寵見襄頗禮憚會襄以內舍三試不中當退舍師成從容言於上有旨特免襄自陳願得退舍不可以襄故亂學校法上使小內侍從襄學者押赴內舍竟不就及登第後師成欲薦以為館職襄自言處學校久方欲試吏州縣不願在冊府師成覺其有嫌遠意寢怒語人曰彼者儒也詎敢浼之至是秩將滿有內侍為走馬承受過縣劾不時賑濟令佐皆停官被鞫或言師成有

力焉後改宣教郎押白金詣敵帳用敵中權衡虧其半
敵怒甚同行皆股栗襄徐辯竟得直嘗作弔陶朱西子
賦興寄高遠而奕子安世襄子安行皆復登第安世資
端厚教後進有法官不遂卒安行篤行義能官今為金

華宰

洪尚書

洪尚書中孚字思誠比部湛之從孫十四首鄉貢避前
達處第二方在太學神宗已聞其名且為內翰蘇公所

獎登第試校書郎黃岡尉盜張韜以三百擾境上久不
獲中孚單馬出境追及發三矢連斃之元祐中為成都
縣主簿雕門蠻叛帥以屬中孚即日度笮橋呼酋長慰
撫令自歸人謂膽大於舅改秩後多所更歷崇寧初召
對擢提舉河東常平歲省大農費億萬增秩改轉運判
官除直龍圖閣升副使賜三品服熙河新邊乏用以金
五千萬為助上喜謂得劉晏移漕熙河蘭湟路進集英
殿修撰興鼓鑄榷酷市易博羅安西米募蕃部弓箭手

輦致新邊裕如湟鄯部皆極邊行路苦剽剝創烽火臺
置郵傳屯要害處以閑田給候人使自耕又請河東戍
卒代蘭州坐團者給鎧仗使遇賊得自擊直通川通津
堡以扼其喉後召為戶部侍郎時方受八寶禮賜如南
郊有司告之中孚未至三十里中使促入都堂議中孚
命吏奏辨吏惕息不敢書雖尚書亦然乃獨奏果無乏
事吏畏其聰明思有以中之白開封吏庇鄭伸逋負不
追者中孚曰后父之外別有鄭伸耶吏戰栗語塞夏人

齋寶貨來售中孚坐驛呼使前不可曰我雖微亦使人也遣譯謂之曰爾以貨來直賈耳命酬其半賈夏人謂無戲我中孚曰往者回鶻入貢道而境爾掠其資而有之我特以其舊故不問尚敢校耶賈問知姓氏驚曰初不知河東洪老子也拜而去有詔褒寵上以陝西茶馬課不登問曰神宗朝岷山茶一垛易一馬今茶數倍矣馬不至奈何對曰蕃部日飲酥酪恃茶為命若稍重茶禁不急於馬則馬自至解州鹽池歲供八十萬池壞後

行東北鹽歲得三百萬而議者欲復解鹽中孚言解池
非暴以烈日鼓以南風不可成今厚灌水以積成之味
苦而不可食中外已便海鹽之甘矣其肯捨之乎若推
東北之法廣之歲入何止三百萬哉卒如其議尋以徽
猷閣直學士知太原府夏人重兵壓境來議地界中孚
飭諸將乘便掩擊皆遁去且移書來罷議後以知永興
軍入觀上問近歲乏才之由對言祖宗時近臣有過特
旨放罪所以優其禮而厚責其報身雖在外聞朝廷政

今有不當交章論列執政不敢肆臺諫不敢默小人拱手知難而退自熙豐以來宰相欲行新法畏內外掣肘建言法行自貴近始自廟堂大臣侍從臺諫皆拱手於繩墨之內不敢有所措意近又升走馬承受為廉訪使者以軋外臺之吏由是連帥監司不敢按部吏州縣之官不敢治胥吏上下相蒙苟且成俗風教安得不壞人才安得不乏上歎息稱善後帥真定府尹真遣使約夾攻遼許以燕雲地歸中國上密詔河北諸帥經畧之皆

以為可許中孚曰臣游邊久熟知遼人情狀昔遼主洪
基用其相劉六符之言大蠲燕雲賦役今其國雖弱民
心未忘且中國通好歲久一旦與其臣妾覆滅之臣恐
滅遼之後女真未易制也凡數百言會遣中貴人譚稹
來議中孚曰誰為此謀國之賊也稹大不樂竟劾使去
降待制又奪之時政和六年也城北寨禁山多大木百
年矣斬伐幾盡中孚請削山浚塹以防不虞未報而罷
其後識者追歎之以中大夫龍圖閣待制致仕紹興元

年卒於家年八十三子彙與諸孫以雍睦稱

胡金部

胡金部伋字彥思婺源人父紹幼力學嘉祐中林希為州考試官紹首薦禮部尚書品天下魁文以紹為第一晚為剡主簿州遣官分檢諸縣旱七縣訴所檢不實獨紹所檢山陰無訴者守因盡委復視之新昌尤多大族而紹所蠲例下戶後分檢七人者皆衝替紹益知名伋紹聖中與弟伸同登第累歷中外政和四年通判深州

解有菜圃千六百餘畦歲得錢踰二百萬以圃送公
使庫時州縣官頗營圃規利河北副將令禁卒賣菜虛
價錢者五十六人北平軍稻田務官以菜錢決責兵士
致斷腕會糴便使者沈積中以役事聞詔獎之曰君子
不盡利以遺民不苟得以恩義公儀休身相魯國怒拔
園葵孔奮為姑臧長不欲自潤舊史載之以為美談汝
久踐郎省出倅方州遵條詔之嚴挺潔廉之操能卻園
利悉歸有司庶幾古人可勵流俗覆實來上朕用汝嘉

於是鞠二人者召伋赴朝終金部郎中

胡司業

胡司業伸字彥時幼穎悟七歲父課二兄偉伋為莊周夢蝶詩伸亦隨作末云誰能分夢覺真妄兩悠悠紹異之年十四隨兄游學杭州月試輒先出又數為之首敎官命移案就察之間所用事對如響蘇文忠公為太守聞之遣鞍馬召與語甚見歎異登第試學官授潁州教授部使者列薦崇寧初召為太學正進博士數歲遷秘

書丞著作佐郎與修神宗日歷及禮書除右正言數月
以親嫌改符寶郎遷辟廬司業後二歲責監杭州樓店
務繼知無為軍時巢縣猾民有訴令者率斂錢數百千
檣藏置列肆中伸察所訴不實物色之得其檣與簿書
具載所以餉吏者按致其罪慰謝令政尚慈恕民繪其
象在學校久於名士多所甄引遭喪亂遺藁存者尚二
十萬言從弟侃字彥和始名侔登進士乙科嘗仕為宰
去官尋得直竟不復出凡數十年自號柳湖居士恬靜

好書晚苦目疾猶使子孫誦而聽之將終自為誌積官至大夫

黃侍御

黃侍御葆光字元輝黟縣人少孤刻意於學年十六居太學有聲四試禮部不第縣欲以應八行科辭不就從使高麗補將仕郎以銓試優等賜進士出身調齊州司理閻獄囚枝蔓者一夕遣數百人通判以為疑視牘無不當者上其事進秩修職郎政和三年召除太學博士

又以薦者賜對改秩除校書郎後為左司諫以言事忤
大臣徙符寶郎七年除侍御史建言常平法壞及乞推
陝西監司赴所部燕之禁頒之諸路郊祭百官饔餼用
羊數萬屠割京煎腥羶淋瀝請並支食錢以稱嚴恭之
意北方歸明人李良嗣撰北征錄平北書大臣主之擢
秘書丞葆光論良嗣犯罪亡命斬於免死既妄撰平北
等書以干進萬一語泄致生嫌隙又良嗣私問骨肉消
息不絕此其心亦未易量自祖宗至今納疆土攜族帳

來歸者不過崇以虛名厚以廩祿置散地羈縻之未聞
養之華省因列五害以防微為戒條三省樞密院吏非
元豐舊制者其大弊有十革之省費月數萬因請更申
外引例破條及無條制直陳乞者令各守成憲又言君
尊臣卑剛健者君之德而其道不可屈柔順者臣之常
而其分不可抗引洪範威福剛柔之說以為威福之柄
在我和而順我者克之以柔強而弗助者克之以剛用
剛克則沈潛之於內所以制姦慝用柔克則發見之於

外所以昭忠信先王所以操利勢馭人羣而莫敢攖者
以此徽宗令左丞讀其奏於殿中以示大臣知兗州方
邵輒至國門求赴堂稟議葆光奏請重竄之上悅面諭
曰未嘗敢有人言此者又論崇寧後增置兼局之費有
旨令蔡京裁定京乃陽請一切廢罷士論恂恂上疑不
可行葆光言如禮制局詳議官七員檢討官十有六員
制造局文武官三十餘員豈無可裁定稱上意者他日
因雨澤愆期奏對言君臣同心相濟然後可以寅亮燮

理今師臣蔡京開僭擬之路負委任之意啟跋扈之心
太宰鄭居中少宰余深皆依違畏避此所謂天氣下而
地氣不應者章入不報京陰中以事移卿寺未拜謫昭
州安直宣和二年令自便尋以職方員外郎召未至復
主管江州太平觀其謝上表云言之未盡悔也何追四
年知處州州經寇攘前此民貸官地居者至是豪右增
直強請稼光至悉按如其舊輸賦閑囚每事經意為建
學請監書閑二歲除直秘閣再任疾將革聞蔡京罷喜

動顏色沒之夕家未有繪象索之民間得百餘本葆光
尚氣節喜推挽後進開口論事無所隱諱博涉經史文
尚理趣素惡積財俸餘以賙親舊為嫁女奉喪家無所
餘郡人斂賄五十萬子由中却而不受相與述其勤事
感疾之狀訴於朝得一子官

汪丞相

汪丞相伯彥字廷俊祁門人崇寧中登第調成安主簿
時呂惠卿鎮北京見其文嗟賞數檄主旁郡學用中書

侍郎梁子美薦召會子美帥定州辟管機宜文字移大名復從之連三帥十餘年皆留自佐及子美再帥詔繕守備務從宏大子美專倚以辦不數年陪都勢成奏功自宣教郎至中奉大夫宣和二年召對除開封府司儀曹事遷軍器將作少監後擢尚書虞部郎靖康初中外戒嚴工部四司三監長貳諸郎無一人留者凡備禦之職大率兼之所至皆辦召見獻河北邊防十策剴切當帝意即以付尚書省尋直龍圖閣知相州賜金紫陞對

極言當世事帝嘉納謂曰兵起北方士悉求南去卿獨
以邊警請行真體國之臣加賜衣馬器胄及賞士金帛
至相州大修城壁儆師聚糧申明賞罰軍聲甚振冬十
月金人陷真定詔移府相州命兼領時太上以康邸出
使在磁方敵騎克斥伯彥亟以帛書請王還相州以安
人心遣將劉浩帥兵二十衛王翌日躬服橐鞬迎河上
王喜謂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閏月王奉檄書
開大元帥府以伯彥為副欲引兵渡河謀所向或請出

濬滑或請渡王俞或請趨魏縣言人人殊公獨奮曰非出北門濟子城不可抗論詳明衆莫能奪王喜曰廷俊之言是也議既決或猶欲宿留伯彥以為承此冰堅不渡萬一春泮大事去矣遂奉王渡而身為之殿未畢數騎而陷已濟饔人不至乃奉羊羹餅餌以獻時以方馮異王霸遂由大名歷鄆濟達於宋時所將皆烏合屢危賴伯彥調護以免先是王已渡遣所乘車來迎屬天寒又解所服絛褐以賜是月奏為集英殿修撰明年二月

承制拜顯謨閣待制升元帥尋進本閣直學士王即位
南京即日擢同知樞密院事方披荆棘立朝廷百度草
創伯彥夙夜匪躬以贊成大業六月知樞密院事駕幸
揚州明年十二月拜尚書左僕射會集彌月求罷未報
乘輿南渡乃除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自是屢黜後嘗
知廣州盜數萬方寇廣東一夕遁紹興九年春以觀文
殿學士知宣州召對泣謝上為改容翌日拜檢校少傅
係信軍節度使賜鞍馬笏帶茶藥留旬餘燕見錫賚無

虛日陞辭至漏下數刻至郡未幾請祠詔特給真俸自
始仕在北方至是歸適四十年擁旄節還家上冢會族
姻父老為笑樂時子召嗣知撫州命移本路轉運判官
使便侍省十一年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卒年七十三
疾革言不及私輒朝兩日官給葬事錄親屬十一人賜
田十頃銀絹各十伯彥資樂易不事邊幅事上接下以
誠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有表章奏議雜文數十卷中興
日歷五卷春秋大義十卷又集三傳本末為三十卷

程顯學

程顯學邁字進道，黔縣人。程忠壯公靈洗之後，登第為仁和尉。以捕盜改秩知西安縣政，彊明競渡者持仗而譁官兵不能禁守，以語邁，邁遣一吏持判示之曰：「不即散與俱來。」衆驚曰：「此知縣判也！」即散去。部使者督諸郡水旱積欠，郡因移文督稅之，倚閣逃絕者邁曰：「衢州數年無水旱，何積欠也？」守不能屈，由是佗邑畸零逃絕者皆免。考試處州回縣有大辟七事，閱案釋其三，眾無異。

議調知鹽城縣宰相劉正夫押勅見其名召與語曰往
在太學見君文今為縣又有美政乃薦之徽宗嘉其對
除提舉江西常平起家不十年乘使車過里里人榮之
民有訟田者二十年不決邁閱其牘問訟者年幾何曰
六十六邁曰爾所齎券乃慶歷三年時方年七歲安得
妻財置產訟者歎以為神曰早二十年遇之可以無訟
歲旱募流民浚洪州東湖水患為急後入為戶部侍郎
除提舉措置河北路糴使以辦聞命再任繼除直秘閣

中使李彥銜旨宣諭因語邁西城所田須農具邁送鐵
農具一車彥大笑尋褫職罷任太上即位南京召除左
司員外郎後遷太府卿提點郊祀事務省費十六七因
編進命付史館遷起居郎會建州賊葉濃據城稱兵以
邁為福建轉運使直龍圖閣按舊給州縣鹽本令鬻鹽
歲有常數用度以足召未至就除集英殿修撰知福州
判兵楊勍至白沙聞有備去建州劇賊范汝為陰窺福州
統制李捧為所敗邁遣約降有日會謝鄉同等奉使募兵

遣人誅賊欲自以為功於是復叛而所在盜起率萬人
建劍汀邵武皆盜區邁且招且捕所向悉平惟汝為未
下乃遣新招降張毅使守古田責以立功又謹守南劍
界移制置使兵入屯三田汝為由是不敢窺興化漳泉
邁度大將辛企宗及謝嚮等終不能平賊密請王師航
海不五日可至福州庶一戰滅賊章十上不報乃奏謝
嚮連賊企宗玩寇且賊不可赦上感悟命大臣由海道
賊不虞王師至不一日平費不及民乃請錄死士後給

脇從無歸者粟及田廬掩露背選循吏撫養留廣東船
米五萬以寬民賦且乞量留大軍得三千人後松溪及
汀漳有寇賴以平紹興二年召進徽猷閣待制知溫州
黥平陽吏四十人他縣猾吏以次遁去上謂宰相曰程
邁溫州之政光絕前後今之吏師也丁父憂後之信州
會議復發運司以邁充使邁以為祖宗時發運司事權
甚重今屬官纔八員而無辟選之文則任太重權太輕
給緝錢二百萬欲一年有成效三年有蓄積利源太狹

責効太速又今二百萬不能當昔時百萬所糴固未廣而倉船稍脚之費皆未知所出若責之州縣深懼擾民且謀不審則行不遠責太速則智者不能善其後乃力辭上慰喻之且令增給糴本陞辭又奏曰昔唐劉晏兼九使財賦悉歸一至國朝始分為三然三司使居內而發運使居外猶相為表裏今天下財賦益分租庸專於轉運常平專於提舉鹽鐵則有茶鹽司鼓鑄則有坑冶司平準則有市易司戶部既總之發運獨存其名耳况

今中外責此司甚重而視此司甚輕願詔使明知興復
之意而行之如祖宗時則臣不敢辭上曰已詔三省除
卿雜學士以增重使權會後省繳奏而止乃置司平江
府以秋成和糴各因其郡縣為價稍增之糴四十餘萬
而所費糴本幾半廷臣屢以為言上輒止之尋權知府
事又言今糴本尚二百餘萬緡可糴五六十萬石而一
司官吏與將來漕運所費比民間價又增什四五則糴
買終無補於國虛費用度乃罷就除知鎮江府兼沿江

安撫使軍興後為一新官府陶瓦貸民因興修學校鄱
陽歲饑湖多盜上憂之進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奏蠲
舟車征算增米價以招商賈不踰月米大至又手條寬
恤三十餘事揭於州門民以寧息徙溫州至適火後為
營官舍千區開河渠立望樓結火保更為新學多士趨
勸詔書褒諭轉左中奉大夫進顯謨閣直學士再知福
州州有舊招安賊首等二百餘人以使臣廩羈縻之郡
人常側目會戍兵還朝因盡遣歸樞密院聽差使尋罷

奉祠紹興十五年正月卒年七十八有漫浪編五卷奏
議表啟三十卷詩二百餘篇姪孫叔達今宗正少卿太
子左庶子

凌待制

凌待制唐佐字公弼休寧人登元符進士第授大名府
司戶帥梁子美甚器重之就差夏津縣令河北有疑獄
繫者二百人歷十三年十置獄唐佐往決之得其情人
皆感泣夏津是歲旱比還雨隨至時號縣令雨獄上進

秩二等召為勅令所詳定官遷光祿宗正丞歷京畿江
東常平後知登聞檢院常語侵王黼請祠得南京鴻慶
宮翰林承旨鄭三益薦才堪大用上曰非美髭髯閑於
進止者乎即日除開封府司錄府尹罷連坐謫衡州酒
稅後知嚴州號令不煩暇日與諸生講學作易傳數萬
言進之以部使者劾罷唐佐警敏事親盡禮好周給親
族建炎初起提點京畿刑獄時道路方梗或勸緩進廉
慨遂行進直徽猷閣京畿寇益克斥與戰數十合殺傷

過當三年除知應天府敵騎數十萬圍城城中兵少糧乏外無援誓以死守及陷被執敵欲降之指頸曰此可斷不可降也皆義之劉豫欲汙以樞轄不從留使守應天繼得豫虛實密以蠟書奏朝廷事泄豫捕致大梁怒曰何為見賣唐佐曰國家何負於爾而反面事仇一世皆欲殺爾何獨我也豫猶惜其才繫累日度終不可屈遂引出害之臨死曰恨不見梟劉豫之首豫羈其妻子於潁昌時紹興二年也明年諸將復潁昌妻田氏以唐

佐死狀聞詔贈待制已而頽昌復陷不復知其家存亡
又有盧諫議臣忠字信仲黟縣人登政和中第建炎初
由臨安府司理召累遷右正言上驟欲用之命相者視
之曰有膺而無背官不過此矣後扈駕至建康敵騎有
逼近御舟者臣忠叱之勢益迫潛水中後數日上求臣
忠所在左右記其處以對使沒取之拱立如生賜水銀
以斂贈諫議大夫與兩子官

汪內翰

汪內翰藻字彥章婺源人自曾祖以下三世第進士藻幼學精博好春秋左氏及漢書思以文顯當世登崇寧二年第瓊林宴中席頒冰狀元霍端友屬使表謝授簡立成一坐驚歎後為江西提學司屬官徐俯以前輩文章擅名見其詩於僧壁曰我輩人也率洪炎洪芻往訪之還除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歷校書著作佐郎符寶郎故相王黼以太學同舍不相中比當國紈通判宣州梁師成方用事薦人多至大官時號隱相聞藻罷使其客

吳可通誠欵曰服公名舊矣幸過我禁從可立得藻不
往或勸之笑曰若欲使我與可等伍耶到宣州未幾請
祠凡八年終黼之世欽宗即位召歷屯田禮部郎太常
少卿起居舍人太上時為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坐試譚
州進士何烈失當罷為集英殿修撰領外祠明年復召
為舍人權給事中兵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國步方
艱一時詔命典冊皆出其手能道上意所欲時以比陸
宣公又因事傳古迺麗精切世爭傳誦嘗草賜高麗詔

上顧輔臣稱其得代言之體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
扇書唐杜甫詩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嘗
陳所以待諸大將者三事後卒用其策又請續元符以
來至建炎改元日歷因命兼領時中外新定乃蒐訪缺
文稽采衆論為力甚多尋除龍圖閣直學士出知湖州
領日歷如故為顏魯公請廟號取所籍朱勔窗戶盡以
為廟飾戶部和糴米六萬糴四萬而上書自効詔不問
歲餘復降本錢糴數萬適歲稔物估相當以辨聞進一

官亦不受移撫州繼提點江州太平觀翰林學士范冲
以為藻所纂日歷經涉歲月稍見功緒一旦中輟懼積
久散逸後人益難措手可因其閑使仍舊纂集從之詔
許辟官屬二人賜史館修撰餐錢辭不受上其書凡八
百帙遣使賜茶藥進官中大夫除顯謨閣學士知徽州
以從官典鄉郡人以為榮移泉州三衙大校閱禁軍伉
健者使州具資糧遣送藻以為州竝海宜宿兵備非常
留不遣且馳驛聞大校怒至以語侵之免符卒下徙知

宣州改鎮江府府經亂後歲輸上供米不如數轉運使
閱庾中見米盡封之猶負數萬軍無以食至則破鏑給
之以聞始藻坐王黼故出至是言者猶以為黼黨罷之
繼落職永州居住閱七八歲卒年七十六後一年詔復
職且官其二子及徽宗實錄成用藻所著為多贈端明
殿學士性樂易不飾名譽居官矯然不侵前後典六州
多惠利好大小篆有文集行於世又有裔夷謀夏錄青
唐錄各三卷古今雅俗字四十四篇

胡待制

胡待制舜陟字汝明績溪人建炎初以殿中侍御史彈
宰相出知廬州淮西寇盜充斥舜陟治守備增築東西
水門首招降劉文舜兵萬餘因以為用時孔彥舟白彥
中丁進李勝皆以巨盜合從光蘄壽久被圍命文舜及
其將破之解三州之圍張遇自濠州奄至梁縣舜陟使
毀竹里橋伏兵河西伺賊半濟擊之劉正彥受命討丁
進至則須兵舜陟已先遣文舜破進因拒正彥不與正

彥留屯不肯去驛聞於朝舜陟亦劾正彥逗撓時正彥
有異志而患兵少舜陟卒不與孫琦兵抵城下舜陟城
守拒之索糧不答而時出兵擊其鈔掠者琦宵遁邀擊
得其輜重叛將范瓊破壽春焚掠聲搖淮浙移書遣五
騎責錢帛給軍叱斬其四留一騎還報又檄諸郡勿與
糧瓊遂由光蘄絕江而南時淮西八州唯廬按堵民繪
其象于教弩臺移知建康府四年六月以徽猷閣待制
知臨安府紹興中復知廬州先是舜陟去後州遭殘破

守武臣責官逋在民者數萬甚急又托贍卒令市販輸
金至則羈罷之潰卒王全請以其衆隸麾下招集流散
官為築室貸農種食秋登乃償奏官包孝肅曾孫毫敵
有揚兵欲南渡者持重不為動後知廣州有功弟舜申
舜舉子仰最顯

汪少卿

汪少卿叔詹字至道歙縣人少敏於為文先是治平後
四十年縣無決科者至崇寧中叔詹與同縣二人登第

未幾從弟希旦繼之叔詹言論慷慨嘗權蕪湖縣發運使盧宗原請堤丹陽湖為田方大興役叔詹以為不可成宗原詆以格詔叔詹至京師上封引唐李白詩湖與元氣連風波浩難止為驗徽宗閱之即日罷役擢提舉潼川路常平究鹽井利病奏捐虛額及免逋欠者甚多比還樞密李綱引為編修官太上即位南京命權太常博士充徹幣官儀注多所草定從至揚州議遂駐蹕叔詹以揚州無險固不若且駐金陵徐圖興復因近親士

儂自計時詔自中出宰相難之後卒不可守紹興中知
鄂州提點湖南刑獄有惠愛以司農少卿總領湖廣荆
襄江西六路財賦餉武昌軍凡八年無闕事卒年八十
一子若海字東叟十八游太學靖康初國步方艱太上
以康邸出在相州中外隔絕若海夜自京城縋及王於
濟州備言京城事詞誼激烈一日至三訪問賜衣服巾
履補修職郎充帳前差使從至南京改承奉郎嘗招喻
節制江夏軍馬李允文輩及為劉錡請師以勞數增秩

後以朝散大夫知道州陞辭上問卿久不見向安在除
直秘閣改知江州訓詞有朕起兵時主簿之語其眷異
如此希旦字周佐宣和初自虞部郎出知泗州王師東
南下衆數萬糗糧驛傳畢給進秩除直秘閣尋賜金紫
再任後知袁州方軍興繕治城池斬土軍之妄言徼求
者代還江西列城多失守袁獨全父老為立祠紹興中
知舒州造瓦貸民以易苫蓋并給耕牛江浙流民多至
者終朝請大夫後有將作監丞若容正夫秘書丞若思

行夫於叔詹為從子紹興中兄弟相繼登第若容少苦學性端方友愛諸弟當之官母或未欲往輒盡留婦子使娛侍由通判洪州召對稱旨除將作監丞若思明悟有餘歷任多為達官所知乾道中由國子監主簿入館嘗因奏對上以為深得愛君之義而若容子洪世其科

胡殿院

胡殿院汝明字傳道黟縣人其先育為晉新安太守因亂家焉明星仕梁天監中為太常卿汝明資樂易不事

矜飾至議論有未安必反覆求是登第歷南康軍教授無為軍士曹改秩後除宗正寺主簿建炎初召以憂不行後通判鄂州幹辦行在糧料院賜對上稱其老成權監察御史不數日除殿中近例所未有時邊事粗息建言乞經營太學作新人才以備中興官使明年立大學又言頃來賞厚而罰輕官吏為姦者無所懲銷錢為器及散出外域者宜申其禁乞罷州郡添差酒稅兵官及外臺緝捕主管官部使者庇姦贓致臺諫論列者使與

連坐或有羣買給賣科配之類戒吏毋得暗增虛數緩
新田之賦事々見從時新開米芾書帖唯賜從臣詔特
以賜出知饒州後致仕累歲卒年七十七

先君尚書

先君尚書諱汝楫字彥濟姓羅氏歙縣人冠歲首鄉貢
在辟雖以文為業胡仲博士毛友所知數置優等登
政和二年第為郴州教授眉山唐庚過郴賞其詩練水
為提學視事半歲按部且及境猶未通姓名然水至即

論薦薦歷州縣不求人知數與上官爭事建炎初及紹興
二年兩嘗召審察尋補外八年七月召監登聞鼓院除
大理寺丞刑部員外郎及對請令命官犯公罪勿取特
旨以終惠臣子又戶口彫耗宜少寬養子之禁太上稱
善是日拜監察御史後二十餘日遷殿中侍御史論淮
南不可棄置度外宜增其備調武人為守選帥守領浙
西防海之寄置都統以護湖北諸屯趣劉光世出援劉
錡及錡立功為請更戍以休其衆間諜言夕夕不同請西

府擇謹信者總之草竄名賞籍人以勸立功者江西福建廣南憲臣請使通治羣盜折帛匹八千估太高乞願輸本色者聽州郡被災傷尤甚及盜賊未息者不宜用田業一槩率錢供軍禁浙東以積穀收物力錢者還餘杭民田增置為牧地者五千畝遷起居郎兼侍講上問或謂春秋有貶無褒此誼是否對曰春秋上法天道春生秋殺若貶而不褒則天道不具矣上嘗曰自王安石廢春秋學聖人之旨寢不明近日得其要者唯胡安國

及卿耳嘗以當轉朝請郎為先大父乞五品服及侍經
幄上數問卿父比日安好否輒奏起居飲食狀上常悅
論列權倖多所裁抑又言職事官補外廟堂多超越除
授請罷監當資序人除郡守知縣資序人除監司未至
官者遷御史中丞兼侍讀首請戒中外謹守祖宗成法
會編次續降指揮公言艱難以來一時申請多失列聖
仁恕之意宜痛刪其不合者馬院官占富陽沙田為牧
地馬不至而民代輸如故因鬪有死者公坐臺得其事

即入奏請還其地與民上竟開納始趙丞相罷所援引
例貶彈者方未已公為副端獨奏言和議之初縉紳所
見不能皆同王庶等已黜不足深罪所保全甚衆及是
為臺長時執政多由此遞遷會宰相又與執政不叶欲
去之公方數求出舊例中丞侍御史不竝置乃除一侍
御史已而公遷吏部尚書繼充國信使還申前請降詔
不允請益力除龍圖閣學士知嚴州紹興十四年也公
時年五十六秩滿請祠以歸父子白首相娛自是不復

出凡提點江州太平興國官連四任二十六年遭先大
父憂未終喪薨年七十先是公嘗閉閣為一書手封以
授先夫人曰異日付諸子以聞後十日發書乃遺表其
首曰父母之體生則有終君臣之情死而不易讀者壯
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公體貌秀偉音如鐘上嘗謂其
南人似北少自植立不交流俗與人言不彊相取下燕
居率正衣危坐入朝七年雖不至大位而以全名始終
有東山藁奏議外制數十卷

朱吏部

朱吏部松字喬年婺源人早歲擢進士第調政和尉用內翰綦宗禮薦召充秘書省正字丁母憂服闋為校書郎兼著作佐郎歷度支司勲吏部郎中出知饒州行狀未出有子熹字元晦登第後一仕為同安主簿讀書求志嘗召不赴乾道中召對除武學博士未至請祠監潭州南嶽廟後除樞密院編修官不就淳熙初詔以熹安貧樂道廉退可嘉改秩領祠觀四方學者推尊之

汪樞密

汪樞密勑字彥及，黟縣人。年十八，首鄉薦後，登紹興二年第調嚴州建德主簿。為人渾厚，不妄言。同列以誠長者待之，不知其長於吏道也。中書舍人董弁時為守，勑見為言，願得一二事，衆所不能處者，得為裁決之。弁擇委數事所處，決皆出意表。由是深相敬異。紹興十三年除太常簿，入臺為檢法。歷三院御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遷御史中丞。十七年除簽書樞密院兼權叅知政事。

居二歲數上章求出以端明殿學士再領外祠凡六年後起知湖州為政安靜不尚鞭朴未嘗妄費公家一錢民間至鋟木為語家揭一本置坐隅曰賢哲太守福壽千秋天子嘉之詔進秩三等比退居專以教訓子孫收卹鄉里為務歲新陳未接必損價出穀旁近數郡賴之晚節子孫皆以文藝擅名場屋子太常寺主簿作礪凡五上禮部而孫義榮義端同時登第義端為進士第三人說者美之後有旨復龍圖閣學士會卒詔追復年八

十四

金尚書

金尚書安節字彥亨休寧人其先唐末自京兆徙幼穎悟強記登宣和六年第調洪州新建主簿期歲而薦章七上秩滿范丞相引為刪定官當紹興初法令散逸凡專司法皆安節所修次書成會廣中得舊本上之畧同舊例改秩後率遷安節獨滯故官後謝祖信遷守丞見宰相曰金刪定改官在衆人之前以不事請謁無為言

者祖信不敢先之任滿還家明年召見對稱旨太上皇曰金安節好士人若益涵養有用之才也除司農丞七年五月擢監察御史建言比年棟撓者皆由自用其智無以揆天下之務宜衆建大臣使均任其責尋遷殿中侍御史秦丞相再用方得君進其兄梓知台州連章論其超躐竟罷之尋以急告去朝坐是閑廢十有八年家貧祠祿不給處之自如故相死起知嚴州提點浙西刑獄入為大理宗正少卿在卿寺凡四年有言其獨立無

援者上曰朕亦知之遷禮部侍郎謝日面諭曰卿久合作從官繼兼侍讀遷給事中今上即位詔給廷臣筆札條當今敝事安節條奏有成法者宜不得輒請用例嚴僥幸內降之律及請稽寶元詔旨詳校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凡百支費堂除差遣當稍省歸吏部并許官長辟除益清中書之務蔭補文武宜各依本色毋令專求文質妨右武之義在職封駁甚多其在太上朝封還殿院杜莘老出守之命至是論潛邸恩除閣職者

尤為切至兩朝皆優容之後拜兵部侍郎數月求去得
請給事中胡銓援韓愈留孔戣及近例繳奏上從之隆
興二年正月遷吏部侍郎尋權尚書告老益力詔以敷
文閣學士轉一官致仕賜對衣金帶鞍馬時去郊祀纔
數月特許奏薦不降等陞辭面賜金魚去都多歎羨者
太學生百餘人伏闕三上書乞召用乾道六年卒年七
十有七安節為人樂易恬退遇人有禮在朝則衍衍正
色親喪不入私室與兄相友愛後以不降等因奏其孤

素不問家事誦書或至夜分後進為立祠於縣學

新安志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新安志卷八

宋 羅願 撰

叙進士題名

國家懲五季之餘學校不修招選道缺悍夫庸卒攘臂而議於世於是藝祖受命首幸太學思用儒相以風厲天下列聖繼之闢館閣崇科目君臣拱挹論說唐虞先是學者患書籍散佚乃即師弟子所聚曰書院者賜以九經并釋文之屬又詔齋七經疏義并三史於杭州摹

傳之而後家始有書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議興太平而後郡始有學置師弟子員或即用其郡之人使為教授而後士始有師又下湖學原闕四字取安定先生條

約施之太學著為令而後學始有法承平既久豪傑命世之士興於其間以通經學古救時行道者倡率之道揆明於上儒俗成於下則士益思顯於世然設科賜第列聖所重太平興國中鎖廳人有顏明遠劉昌言張觀樂史上惜科第不與止授掌書記又五歲至雍熙二年

始令樂史附第一等是以預其選者為世歆羨次賢者欲行其義而中人樂就其名以至於今方來者益衆世之說者見其如此以為天下之士捨此固無所用其身不知其始之勸獎成就百年必世如此之難也新安自國初貢士之數蓋少至嘉祐祫饗詔增歙饒州共四人而亦不顯每州所貢之數然異時四方士俗爵位相先游學在外者往往即貫其籍以試如洪湛以江寧呂濤以揚州之類是也崇寧行三舍法貢七人宣和五年復進

士科以十人為額紹興二十六年詔罷西北流寓試併入土著視解額最少處參以前榜終場人數率百人解一人而郡終場者千一百有十八人於是稍增解額為十二人而近歲士益多每慮二十人云自乾符二年有制科天聖中設武科郡亦頗有其人又有銓試優等獻頌賜第樂成釋褐及以獻策賜官之屬其累貢不第者又有特奏名進士前後皆題其名立之學更三賢守黃公誥汪公藻洪公适為次續之自紹興二年以後官以

左右冠銜則特奏名進士始不列不可復得輒因碑所載更訂之附於志

太平興國五年蘇易簡榜

前二十三名並通判賜宴迎春苑

張秉

歙第二人樞密直學士禮部侍郎

謝泌

歙右諫議大夫

雍熙二年梁顥榜

初得梁顥以下百七十九人後三日再放洪湛以下七十六人湛文采道

麗特升第三人

洪湛

休寧比部員外郎從孫中孚

端拱元年程宿榜

查道

休寧第十一人咸平四年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第一人待制

二年陳堯叟榜

賜御
製歲

舒雄

欽正
郎

李照

俞獻可

欽龍圖閣待制弟獻卿子希
甫希孟從孫師錫曾孫正圖

淳化三年孫何榜

印賜儒
行篇

查拱之

寧休

許南史

祁門轉
運使

咸平二年孫暨榜

俞獻卿

刑部侍郎子希
元希旦孫叔良

呂士元

欽明經秦州隴
城令子淵濤

三年陳堯咨榜

鼎致堯

敏贈禮部尚書子冠卿世卿孫武仲曾孫循矩

方仲詢

程賓王

景德二年李廸榜

前三名用一節呵導餘人雙控馬首遇常參官斂馬側立特奏名五舉以

上及曾經御試六十二人賜同進士出身

閔惟慶

敏屯田員外郎子從周曾孫師文

洪融

特奏名五舉御試賜第

大中祥符元年姚曄榜

廷賜袍笏

方溥

方仲弓

五年徐奭榜

官給印紙起草并摹印御題賜之

俞希甫

和州推官

鼎冠卿

翰林侍講學士

許俞

點知大治縣按孝行錄祥符七年登第而進士登科記無之似是明經也

天禧二年王整榜

汪震

婺源司封郎中子宗顏孫毅曾孫藻元孫愷六世孫鴻舉

魏平仲

天聖五年王堯臣榜

閔從周

歙都官郎中孫帥文

鼎世卿

太常少卿

呂淵

弟

丘濬

點殿
中丞

八年王拱辰榜

賜大學篇自後
與中庸間賜

孫扶

點

孫揆

點都官
員外郎

景祐元年張唐卿榜

喻琳

績溪歸姓葛
職方員外郎

曹矩

休寧都
官郎中

奚舜卿

點

俞希元

張僉

寶元元年呂濤榜

第一人將
作監丞

呂濤

禮部
侍郎

迪适遇
孫畧

孫抗

點甲科工部郎中
殿中侍御史孫正圖

汪信臣

婺源

俞希孟

廣西轉運使子適

程珪

特奏名

汪澄

源婺

慶歷二年楊寘榜

馮式

祁門員外郎

張蒼舒

婺源朝請郎

孫挺

點太常博士

胡遇

汪宗頤

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子
穀孫藻曾孫愷元孫鴻舉

董安

六年賈黯榜

孫適

汪師道

婺源職方員
外郎孫僕

皇祐元年馮京榜

舒介夫

點著
作郎

二年

許元

以發運使稱
職特賜出身

五年鄭獬榜

聶武仲

姪循

王汝舟

婺源朝散大夫
夔州路提刑

胡宏

績溪姪舜
陟舜舉

汪穀

奉議郎子藻孫
愷曾孫鴻舉

汪師熊

婺源

嘉祐二年章衡榜

先達題名碑汪汲下有孫迪按孫抗之子迪在熙寧三年葉祖洽榜中此

榜孫迪自
邵武人

王淑

績溪

胡彭年

婺源

汪汲

績溪奉議郎子奕
襄安世安行

四年劉輝榜

俞叔良

甲科
春尉

六年王俊民榜

俞希旦

朝議大夫
贈金紫光祿大夫

治平二年彭汝礪榜

張逢

婺源

四年許安世榜

俞師錫

朝奉大夫

汪適正

婺源

熙寧三年葉祖洽榜

孫遇

孫迪

汪茂

婺源特奏名

六年余中榜

孫冲

點宣德郎

汪鴻

祁門

陳繼

特奏名

九年徐鐸榜

賜官印小錄

舒升中

點

元豐二年時彥榜

方劭

婺源宣德郎

孫适

畧子

洪中孚

休寧禮部尚書龍圖閣待制弟中和

胡安節

婺源

江霖

點以下特奏名

奚戩

點宣義郎

五年黃裳榜

程書言

祁門宣德郎

聶循矩

胡鎔

婺源

俞易直

歙奉議郎以下特奏名以

鮑天一

八年焦蹈榜

舒彥中

點弟夷中
姪賓王

俞應之

婺源朝
散大夫

吳鑑

休寧以下
特奏名

孫逖

點

奚羣

點

鄧醇

敏

奚紳

點

曹曄

點子文
姪夫及

元祐三年李常寧榜

金天受

休寧
提刑

六年馬涓榜

汪奕

宣教郎知德
興縣子安世

程望之

婺源特奏名

張大亨

婺源

紹聖元年畢漸榜

王悰

婺源改名愈秘
閣修撰從兄慥

黃德明

點

程說

績溪特奏名

滕申

婺源

胡紹

婺源封中奉大夫
子伋仲弟之子侔

四年何昌言榜

羅賦

舒夷中

胡伋

金部郎中弟
仲從弟侔

胡伸

國子司業

汪路

婺源承議郎知貴溪縣子利往

王舜舉

祁門直秘閣提舉弟舜中

奚知常

點

王慥

奉議郎

孫畧

汪愷

朝請大夫

元符三年李釜榜

黃天衢

祁門

程邁

點顯謨閣直學士姪楫之姪孫叔達

凌唐佐

休寧南京留守贈待制

方洙

婺源

周穗

婺源

汪舜昭

點

吳源
門祁

門祚

李權

四

王汝賢

婺源特奏名

方勑

源婺

崇寧二年霍端友榜

汪藻

翰林學士贈
端明殿學士

胡侔

以上係龍飛第一
甲竝從事郎職官

散改
大名

夫侃
朝

胡岡

中祁門朝散夫孫汝器大

汪次言

源婺

余嘗

源發

汪伯彥

卷之三

曹央

及從弟文通判弟

汪滋

績溪特

三年貢士鄭南榜

江致平

婺源
正字

五年蔡薿榜

汪天鱗

績溪

王舜中

廣州
通判

曹文

閔師文

南安軍
通判

崔耀卿

歙朝奉
大夫

余器

婺源

汪叔詹

歙司農少卿朝
請大夫子若海朝

葛致

績溪特奏名

大觀二年貢士王俱榜

何昂

休寧朝
奉大夫

三年賈安宅榜

汪希旦

歙朝請大夫虞
徽猷閣待制大
中大夫弟舜舉

吳敦復

休寧

康澤民

祁門武舉

張洪

婺源此以
後特奏名

胡多聞

祁門承
奉郎

蘇侯

祁門

張坦

歙

洪中和

政和元年

黃葆光

點銓試優等
賜第侍御史

二年莫儔榜

盧臣忠

點左
止言

余采

點

汪發

婺源

胡汝明

點殿中
侍御史

羅汝楫

歙吏部尚書龍圖閣學士子願孫似臣

唐咨

點

李萃

點

汪廷直

婺源類試省元屯田員外郎

胡銓

婺源

胡良

祁門特奏名

汪臨

婺源

四年

洪子陽

免省學錄
樂成賜第

江琳

同上子
致平

程嘉量

休寧
獻頌

五年何稟榜

汪襄

奉議郎主管亳州
明道官于安行

楚衛

歙復州
儀曹

胡天矜

婺源

汪芑

婺源

俞正圖

汪掀

婺源

鮑安世

武舉

俞斌顯

婺源
武舉

黃理

點武
舉

程協

祁門

汪思

婺源特奏名

周知和

祁門

八年嘉王榜

胡醇

文林郎知沅陵縣

周隱

歙

王建

源

葉上達

祁門朝請大夫

朱松

婺源吏部郎中子熹

胡昂

宣和三年何渙榜

舒賔王

梅居實

歙舉湖南

六年沈晦榜

余賓興

婺源池州
通判兄赫

汪利和

婺源朝
奉郎

王昺

婺源正郎
吉州子允恭

金安節

休寧吏部
敷文閣學士

宋廓

休寧教授
姪松年

王筠

婺源
門祁

曹及

傅源

祁

汪處厚

婺源

建炎元年

汪若海

國學貢士獻策朝散
大夫直秘閣知江州

二年李易榜

汪僎

黃汝能

點秀州
通判

韓邦光

婺源文林郎
知安福縣

胡舜舉

朝請大夫
知南劍州

張頴

婺源
弟碩

汪杞

汪利往

紹興二年張九成榜

復詩

汪臯會

點奉
議郎

汪勃

點簽書樞密院
明殿學士孫義榮
端

端義

胡溢

婺源
議郎

程楫之

濠州

通判

賜御書

五年汪應辰榜

中庸

滕愷

婺源司戶

張敦實

婺源朝散郎樞密院檢詳諸房

文字兼皇子慶王

府贊讀兄敦頤

汪廓

婺源

余赫

汪若容

歙將作監丞朝奉郎弟若思子點建昌

洪

汪冠卿

軍通判

孫及

歙通直郎

余康乂

婺源

胡表東

婺源

汪迺

婺源

余龜

婺源

八年黃公度榜

宋松年

承議郎

汪彥中

奉議郎

張敦頤

黃士龍

點

十二年陳誠之榜

汪俱

祁門教授

汪若思

秘書丞朝議郎

王允恭

吳授

姪孫脩傳

程叔達

十五年劉章榜

復聞喜宴

汪安仁

婺源

程九萬

婺源

十八年王佐榜

汪安世

占州永豐簿

李綺

婺源從政郎福州教授

鄭之純

歙德興尉

汪端彥

婺源

朱熹

婺源

俞舜凱

歙特奏名第一人教授

二十一年趙達榜

程大昌

休寧

黃時伸

婺源

李多文

祁門

陳王業

祁門德郎

胡搏

婺源承議郎知吉州豐永縣弟持

朱安國

休寧

二十四年張孝祥榜

汪遠猷

休寧太學正宣教郎從弟泳

汪安行

績溪知澧

祝華

婺源

陳孚先

休寧

二十七年王十朋榜

李知已

婺源兄炳

汪祇

吳偁

鄭顯文

教授歙靖州

程說

休寧

張碩

康景傑

祁門

三十年梁克家榜

胡俊傑

祁門

汪鴻舉

金端臣

休寧臨安府錄事參軍

三十二年

李炳

上舍釋褐嚴州教授

隆興元年木待問榜

胡持

方有開

敏

江介

婺源

吳天驥

休寧

曹熙

休寧

朱晞顏

寧

乾道二年蕭國梁榜

祝浩

婺源龍飛榜第二
甲從事郎職官

吳偆

太學錄

羅願

歙朝奉郎知郢州
似臣從姪孫南仲

黃何

休寧

胡汝器

五年鄭僑榜

汪義端

第三人
兄義榮

王炎

婺源

章元崇

歙

方恬

歙省元

詹洙

婺源

張震

歙

吳箕

休寧從兄師禮

吳師禮

汪義榮

汪泳

八年黃定榜

賜御書益稷

陳篆

休寧

汪洪

淳熙二年詹駿榜

汪必達

點弟
必進

胡思誠

績
溪

汪必進

許詢堯

祁門省
試第六

吳從龍

休寧

李思中

汪廷直

休寧
姪澧

高昌孝

休寧

汪澧

休寧

吳上元

何國

于正倫

許彥遠

點

季曰思

款

叙義民

夫名之所謂君子者豈有常哉義之所在焉而已已誠嚮義則人操名以從之一為不義則人操名以去之而世之學士大夫得此名者常多以其講學明而趨操定宜不陷於不義為足以當此然其間固有操名而去之者甚可懼也至於閭閻之人先王之所以望之者有不若學士大夫之詳然不敢忽也自霸者齊威之徒民猶勉於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

里不如為善於家是以匹夫有善可得而選至漢氏猶有孝弟力田之科而鄉善三老率衆為善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後世為治益簡吏與民益疎凡吏之所施設者皆非教民之具必待其剗肝股致祥異幸而吏又以為意然後得與於表閭賜帛之寵至於謹身強力率妻子治田桑以奉事其親聯其兄弟而睦其族黨者上之所望於下在此矣而有司以其無顯異不復言大率老死而無聞是所勸者不可常而可常者勸有所不及也

夫免置小星之人所以見錄於二南萬世傳頌者特以其施之中林無人之中而不忘敬則以為好德知賤之服役於貴而不敢肆則以為知命如是而已耳豈若後世之云者哉然民生後世循性而動乃亦有自然過絕於人者雖不必合中道要其心主於為義以此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人之性善可以為堯舜信矣誠令世之長民者視其人以三代之民而教之以三代之物察之以三代之法其不為三代之俗者則寡矣自黃芮以

孝書唐史其後篤行之民因事偶見者僅數人類而錄之母使其無傳焉

黃芮

黃芮歙縣人事親以孝聞唐建中初繼母洪氏疾病病芮刲股饋羹而愈貞元中父卒廬墓號泣晝夜不絕聲遂終身不捨去墓側產芝十四本木連理者四刺史盧公上其事詔旌表門閭今縣西九里黃屯村是其居處也始因寇盜黃氏之先與其族人聚徒屯此故名黃屯芮

太和五年卒

章氏二女

章氏二女者歙縣人章頂之女也母程氏與二女登山採桑為虎所攫二女號呼搏虎虎遂棄去母由是獲免刺史劉贊嘉之蠲其戶稅改所居合陽鄉為孝女鄉以表之觀察使韓滉因是奏贊治有異行詔褒遷焉

新唐書但

云幼女搏虎又無姓名而祥符經載其父母姓氏特備且云二女俱搏虎今縣南陳村山上有大姑小姑娘廟云

又城陽山下有孝子廟不得其姓名

汪廷美

汪廷美婺源人孝友純至義居數十年聚族四百口旦暮食必同席有未至者不敢先廷美節嗜欲身衣繒布非因祭不食肉親喪盡哀不應賓客遇忌則終月齋肅祥符中東封赦減天下賦十之二廷美亦減其佃者租十之二乾興頒遺詔衰絰號慕營佛齋者七日幼為鄉官人嘗賀以一縑後悔倍償之嘗以秋冬賑糴或勸須春廷美曰家欲蓄藏待價貧人乏食於爾安乎遠賈有

鬻香者去後發其裹得金追而還之嘗使兄弟子鬻縑帛進賢界中買銀數百兩以歸廷美察其虧不復言他日袖而棄之淵里人或竊其鵝問之曰夏至將以祭先廷美曰彼貧乃有孝心助以魚酒又有從質麥種十石者過期遇之給言種敗無所收廷美還其質更遺麥三石以償其費性不嗜殺牛罷老不堪用者終飼養之子姪諸孫有過未嘗形言但訓以自昔興替之家嘗有抵臯匿者吏以為當坐家長廷美時年六十九或言稱七

十宜免廷美曰吾已失訓又增年以免罪是誣官也不可會有赦遂免郡守欲奏表門閭力辭見聽時號汪長者將終徧為書別親舊翌日而卒年八十九慶歷中知縣秘書丞蔡翼摭其事刻之石後三十年知縣劉定又表處士王德聰以為孝友信義至孫汝舟顯於時

葉氏女

葉氏女者歙縣人親沒鞠於叔父母叔父為衙前吏坐逋官錢五十萬繫獄女以香置頂自灼從昏達旦中夜

獄官夢帝命使審其獄果前界吏所負其後叔母有疾
晝夜拜叩有光暉然剗股進之遂愈卒皆制喪三年女
自幼不願嫁至是於舍後即山為菴廬所事像設忽左
右生兩竹旦旦有甘露降竹上太守黃誥為詩序以為
唐世列女五人或報父仇代弟死或廬墓終身或父兄
戰死緣邊護喪凜然與烈夫哲士爭不朽名若葉女者
何遽不及至其養心治氣深達性命之理優游自得疑
若過之其見重如此好佛法每誦經有大蛇下聽嘗以

偈示小本本以為演暢天然云時有鄭姑亦自幼修鍊
兩人相遇語歡甚人竊聽之輒為猥下之語聞者往往
捨去預自營穴甓皆作九龜將終西向右脇臥兄子請
曰姑自幼重修今不跏趺無以厭人望女笑崛躍端坐
而逝又嘗語其婢必母焚我其家竟以僧禮焚之舌不
壞有骨綴舍利無數年八十一墓在縣治側葉氏世柔
循為親刲肝股者前後五人又紹興中休寧陳克己母
有疾女刲股婦繼之克己又刲其肝母疾尋已內翰汪

公欲奏之幕官有不同者乃止

詹惠明

詹惠明婺源人小名念一父直紹興中坐鬪殺鄰人妻
阿姚惠明年二十二知父必死詣里正及縣求代皆不
許縣以獄上惠明隨至郡乃手為牒自言無以報罔極
之恩幸有二弟可以養母乞以身代父死齧指出血詞
甚哀至太守曾公開告以在法無代哭掩面而出五訴
不見省方盛夏坐府門外以火艾自灼其項且數十壯

曾公自外禱雨還見而憐之使以狀來母特自苦明日至廷下公方閱狀忽割右耳擲聽事上血淋漓左右皆大驚公竟為奏八年五月報下詔減其父死而釋惠明始惠明繫獄待報父見之罵曰吾年已老殺人償死自其分爾有妻子不歸視來此何為惠明終無言至是引出官吏給以得請擁入市無悔色呼曰養子待老積粟防饑代父償死萬世留名至市曹始宣恩旨縱之人皆伏其誠曾公又按令及赦文孝子順孫事狀著者許以

聞乃奏以為惠明事與漢緹縈相類願於本鄉錫美名

仍量賜粟帛庶幾使人知犯法者雖有罪而為善者必

加賞不以父之有罪而掩子之為善於以風示四方在

孝治之朝誠非小補事下禮部及太常檢照禮書無故

事唯國朝會要太平興國七年九月深州陸澤民嚴昭

男承留年十六詣闕進狀乞代父死

先是縣所由張重進詣昭督稅因而

斷言昭殿重進死法償其命故承留請焉太宗義之免
父死而役於州仍賜錢一萬俾助瘞重進尸一本云
邢超子神留年十六詣闕上書願代父死詔以
減死論仍賜重進萬錢為棺斂具二說微異雖有故事

而情犯不同禮部以太常所申難以引用乞下本州依
赦令常加存恤從之郡乃給賜錢三萬帛二疋米二石
明年縣改所居嘉福里為孝悌里板書其事揭之門後
四年父母相繼卒既葬乃委妻子出游更名惠明以修
治橋梁道路為事至今猶存

叙仙釋

學者多疑於鬼神然言有物又云世無仙特有隱君子
至漢劉向乃取古之隱者務光彭祖老聃楚狂接輿之

屬皆論以為列仙豈古之仙者不欲自異而特欲以出處之迹衆所知者見於世耶君子之於仁固靜而壽其靜者疑於隱其壽者世則以為仙特所從名之異耳要以盡人之性則氣志昌大而神不散越有決不與萬物俱泯沒者此在吾術中矣考之前世傳此者皆祖黃帝老子至秦猶以博士領其方而號其人為列仙之儒明猶有所本非若後世夸者之傳也由漢以後又有浮屠氏之說乃更以一死生為務其道要使人決擇以發明

其固有則死之與生惟其所遇而無益損乎其真是以
蕩然肆志無怵惕乎胷中又豈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
者非耶自唐書始列神秀於傳至國朝景德中詔纂其
源流為景德傳燈錄此其人皆著見於世不可掩矣若
吾州許宣平之操真古所謂隱君子者人特以其後裔
為嘗有見之者而著之仙自餘二家學者併及醫卜皆
以次列之覽者擇焉而已矣

方儲

方儲字聖公，歙縣人。後漢時歷句章長郡五官掾，母喪負土成墳，種松柏嘉木數千本，致鸞鶴白兔之瑞。後對策天下第一，拜洛陽令。夜輒還寢室，向曉而去，不動戶樞。嘗遺隻履於牖下，母命藏去。章帝以儲善天文，當郊祭，問之。儲勸帝母往。其日風景明淑，帝遂行。儲稱疾不從。比發雨雹如斗死者千計。使召儲，已死。帝甚傷之。喪至家，母啟視之，無尸。唯有隻履，因取前履合之，良是。宋明帝嘗祠以太牢，追封龍驤將軍、黟縣侯。按嚴州圖經：唐左臺監察

御史張行成撰方仙翁廟碑稱儲兄濟關內侯行南郡
太守弟儼忠烈太守丹陽五官雲麾將軍又載儲所歷
官及言駕鶴乘空等多舛不可據今紙從祥符經載其畧

許宣平

許宣平歙縣人唐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絕粒不食
顏如四十許人行及奔馬時負薪入城賣之擔上桂花
瓢及曲竹杖醉歸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
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每拯人艱危救其疾苦訪之多
不見唯壁有詩云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顛靜夜既明

月閑朝飲碧泉樵人歌壠上谷鳥戲嵒前樂矣不知老
都忘甲子年好事者題之於洛陽同華傳舍間天寶中
李白自翰林出覽之曰此仙人詩也乃游新安涉谿登
山累訪不獲題其菴云我吟傳舍詩來訪真人居煙嶺
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躋躇應化遼
天鶴歸當千載餘是冬野火燎其菴不復知所在後百
餘歲至咸通七年郡人許明奴家有嫗入樵南山有人
坐石上食桃甚大謂嫗曰我明奴祖也嫗言嘗聞仙翁

已得仙夕年宣平言爾歸為我語明奴我常在此山中
乃與嫗一桃食之而美嫗自是增食頗童體輕中和後
兵荒相繼明奴徙家避難嫗入山不歸後人時有見之
者身衣藤葉行疾如飛逐之升林木而去

聶師道

聶師道字宗微歙縣人少入老子法中事道士於方外
後得內傳服松脂法乃與同志登績溪百丈山採芝夜
半峰頂月明有天樂起東南紫雲中久之聲益近至石

金山少止兩山相距三十里然頂上相望纔咫尺少時
歎小鼓復通奏笙簫金石絃匏以拍節大鼓其音清揚
不類人世至雞鳴止山下居人是夕皆聞之同行者歎
曰方採靈藥而所聞如此此亦君得道之證也後泊南
嶽招仙觀聞蔡真人舊隱去洞靈源不遠山中時有見
之者迺辟穀七日獨往日暮有樵者坐谿上告以蔡君
所居深遠不可到東有人家可宿樵者因凌水而渡師
道目送之東行見草舍籬落主人類農者年可三十許

問適見樵者否此蔡道者也因投宿啟黃甕合得茶飲之絕佳明旦行有老父問所從來謂曰蔡君父子偕隱此山昨昔所宿即其子也折草長尺餘形似薑苗師道咀之而甘因使取水遂失所在自是益精健還觀已月餘日乃知彭真人亦嘗隱此山也後歸鄉里每入山虎豹遇之皆弭耳馴伏拊之乃起或以所採薪藥令負還以故歛之近山頗有猛獸而不為害後將復往南嶽聞漢梅福梁蕭子雲皆隱玉笥山中乃三游郁木坑見丈

夫布衣烏帽年若五十許人相問勞已謂曰子宿業已
淨應有名玉籍雖未即飛升當亦度世我謝修通也本
居南嶽與彭蔡偕隱已三百餘年知子嘗遊洞靈源吾
適為東華君命主玉笥山地仙兼掌清虛觀墳土祀今
子與吾宿有分故得相見然梅蕭日中為小有天主所
召恐未便還非可待也師道跪謝之同行數里忽有草
舍新潔命師道坐木馬上已坐白石鹿上俄有牛角以
湯飲師道神氣灑然修通指架上素書令抽取一卷曰

習之當得道我有弟子紫芝在九疑山往見之傳我語必為子盡其旨矣儻不見者第投書於毛女溪上洞中且題石壁致吾意言訖忽不見師道已在郁木坑外蓋七日矣素書言西王母理化衆仙之要不然不可盡解遂至九疑訪紫芝或言毛女溪有一隱者莫知其名人或見之師道累求不獲乃投書題石後嘗夢神人稱紫芝告以疑義歲餘還山房田額圍新安師道白太守裴樞夜縋見額額為斂兵又為請陶雅為守楊氏據有江淮

召至廣陵建真元宮處之使為人祈福號問政先生一
旦謂弟子曰我為仙官所召言訖而逝比斂棺有聲視
之若蟬蛻然因就葬之數日有自豫章來者言見之於
道以一小童自隨云離南嶽多年今當暫往耳所至多
宿舊遊觀宇半年後又有見之於衡陽者云歸洞源矣
後二十年問政故居之上數有雲鶴盤旋衆請於楊氏
發所藏衣冠歸葬自揚至歙千餘里其上常有雲氣兼
鳴鶴翔導至山三日而散楊氏加贈銀青光祿大夫鴻

臚卿從孫紹元

聶紹元

紹元字伯初母程氏始孕便畏葷夢天人指其腹曰此子當證道栗長好文史尤精玄學嘗詣金陵受戒錄是夜夢入一城官府嚴肅中有朱衣者凭几謂紹元曰此司祿之所也可自閱籍籍上圖形旁題云聶紹元十八入道二十授上清華壇二十六往南嶽遂掩卷而寤久之還問政山築室號草堂事母勤瘁不交流俗自號無

名子世多以鍊師稱之忽晨起沐浴戒家人以伯祖有
訓宜世勤修鍊母忘太上教俄有四鶴集於屋有光自
空而下遠望疑以為火至則無他而紹元已化矣先一
夕告母曰胡將軍至可備酒菓至是若有就坐者詰旦
僕夫自外入云鍊師與三道士衣朱綠乘馬武士冠帶
從者數輩燁然南去鍊師回首語之曰吾往南嶽矣最
後一人云為語宅中謝貽我酒菓嘗撰宗性論修真秘
旨各一篇學士徐鉉及弟鍇稱之曰吳筠施肩吾不能

過也

丘濬

丘濬字道源黟縣人天聖中登進士第因讀易悟損益二卦以此能通數知未來興廢早歲游華陽洞求為句容令秩滿以詩寄茅山道友曰鳴鳳相邀覽德輝松蘿從此與心違孤峰萬仞月正照古屋數間人未歸欲助唐虞開有道深慚巢許勸忘機明朝又引輕帆去紫木年年空自肥歷官至殿中丞嘗語家人曰吾壽終九九

後在池州一日起盥沐索筆為春草詩詩畢端坐而逝
年八十一及殮衣空衆謂尸解光祿大夫滕甫元發為
太守為記其事葬於九華山後數年有黃衣人持濬書
抵滁州家人啟封持書者忽不見書中云吾本預仙籍
以推步象數謫為太山主宰

鄭姑

鄭姑者少蘇公龍川畧志云歙州鄭仙姑之父曰鄭八
郎學道者也家於歙之東嶽廟前家有一小閣姑幼與

父居閣上客至父見客閣下姑自上捧茶湯下率以為
常然人未嘗見閣上有煙火父死斂棺中不葬姑言父
非死也如是數十年未嘗出城門人或見之百里外亦
畧言人災福以此歎人大敬之予為績溪令欲一見會
解縣到郡謁之聞其舊宅歲久摧壞是歲大風雨夜中
屋毀有聲鄰居疑其壓死旦往視之偶有一木斜倚牀
上牀得不壓而姑鼾睡未覺人尤異之予問其年曰八
十矣然處女也予詰姑年八十而不嫁何也曰吾誦度

人經故爾予曰度人經安能使人不嫁曰此經元始天
尊所說元始天尊生於天地先立於天地外安得不爾
予曰姑悞矣安有人能出天地上者曰此無他蓋亦道
耳予曰道則能爾然何與姑事曰君謂道不在我然我
身何者非道予歎曰姑乃知此耶明日畧訪我當具一
齋姑曰我隨有而食不擇葷素明日即至畧能飲酒食
肉予問以養生曰君今如器已破難成道予徧以術問
之如導引嚥納燒煉皆曰非是予曰竟以何者為是徐

曰人但養成嬰兒何事不了予曰嘗有人於百里之外見姑豈嬰兒往耶微笑不答予偶復謂曰姑家在嶽廟前廟中望水西山林極佳姑亦嘗至廟上否曰我道家不信神佛未嘗往也予曰道家不信神可也如佛與道何異佛說般若心經與道家清靜經文意皆同姑誦清靜經予覺其不習佛法因問之曰經所謂五蘊何物也曰五行是也予笑曰姑未嘗學佛而遽忽之可乎五蘊則所謂色受想行識是也姑黙默而已

程惟象

程惟象婺源人以占算游京師言人貴賤禍福若神家
近三靈山故自號三靈山人英宗潛邸時惟象預言其
兆既貴得賜御書王荊公贈詩云占見地靈非卜筮算
知人貴自陶漁謂此也而詩人梅聖俞之屬皆有詩送
之者老猶及見其家有御書樓者獨其占驗事多逸或
言惟象有子傳其術宣和中太守盧徽猷嘗汎令占卦
成而色不憚問何所宜曰是於占皆無所宜矣獨可以

興土木耳曰何以言之曰卦為困於文有木焉其外一橫一從若今匠之尺者二所以製夫木也盧公喜曰吾欲大為譙樓為是占也是役也度山而材具工徒無缺其占則從矣而論卦乃爾何也

張擴

張擴字子充歙縣人少好醫從蘄水龐安時游時同學六十人安時獨喜擴後聞蜀有王朴善脉又能以太素知人貴賤禍福從之期年得衣領中所藏素書盡其訣

乃辭去南陵有富人子傷寒不知人氣息僅屬擴視之
曰此嗜卧證也後三日當蘇蘇則欲飲欲飲與此藥必
熟睡覺當得汗也已而果然當塗郭祥正子患嗽肌骨
如削醫多以為勞擴曰是不足憂就坐飲以藥忽大吐
使視涎沫中當有物也視之得魚骨宿疾皆愈在建業
有婦人叩門求醫者擴不在其弟揮為診之及歸揮具
言其狀擴曰弟與藥如是且瘳矣此其脉當發居三年
左乳下有誌也驗之信然嘗有調官都下者擴診之謂

曰蝦游脉見不出七日當死後五日得通判齊州喜曰
張擴妄言耳我適得官何謂死哉又二日晨起進盥仆
地即死建中靖國初范忠宣公方召而疾作問曰吾此
去幾何擴曰公脉氣不出半年公曰使其得生至京師
則子之賜已遂與偕行至京師奏補擴假承務郎未幾
公以不起聞董正封知歙州擴以太素切其脉曰承議
今歲當奏子正封自以官不應格又非郊歲以為疑適
宛陵有幕官至者與語及之客曰是不可信彼亦以此

語許吾州守矣會徽宗登極守臣子弟例以捧表得官
崇寧中黃誥待淮西提刑擴謂曰大夫食祿不在淮西
行且還朝矣然非今日宰相所謂宰相者猶未起起則
有召命不滿歲當三遷又曰大夫不病而細君病憂在
九月及蔡京當國誥被召還歲中自戶部吏部遷左司
郎中而妻劉亦適以九月卒尚書蹇序辰知應天府擴
謂曰尚書無官脉旦夕當有謫俄被旨放歸田里復見
之曰當得州累得杭州汪丞相微時祁門宰陳孺使徧

視在學諸生次至公曰君位至宰相然南人得北脉名宦當繇北方起未幾登第調北京大名主簿不出北京積官至中奉大夫中興遂為上相謂胡殿院曰君當登第然心脉未圓歲在辛卯見之曰不出此歲矣明年果登第擴後以罪謫永州至洪州晨起見帥曰擴今日時加午當死後事以累公帥曰何至是擴曰吾察之血已入心矣退使人伺之及期卒揮字子發傳兄業為人純孝有常士大夫多愛重之

智琚

智琚姓李氏其先居冀州趙郡典午世東遷遂為新安人父禕仕梁為員外散騎侍郎琚年十九便自出塵聽坦法師釋論未淹灰管頻聞精義坦即隋齊王暕之門師也次聽雅公般若又聽譽公三論年二十七即就敷講無礙辯才衆所知識說經待問亟動常倫口不言人服無受色後三屈指逝於常州建安寺武德二年弟子常衍為立碑西陽王記室曹憲為文

定莊禪師

定莊禪師新安人牛頭自法融禪師傳三世旁出十二人莊其一也無機緣語句

茂源和尚

茂源和尚歙州人得法於吉州性空禪師平田來參源欲起身平田把住曰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却任麼時請師道源以手掩耳平田放手曰一步易兩步難源曰有什麼死急平田曰若非此箇阿師不免諸方點檢

謙禪師

珠溪謙禪師歙州人得法於雲居道膺饒州刺史為謙
大造藏殿謙與一僧同看次謙喚某甲僧應喏謙曰此
殿著得多少佛曰著即不無有人不冐謙曰我不問這
箇人曰若此則某甲亦未曾祇對珍重謙後任兜率山
而終

瀾大德

瀾大德者興唐寺僧名清瀾性孤高飽叢林九華杜荀

鶴贈詩云祇恐為僧心不了為僧心了總輸僧瀾答詩
云如何即是僧心不了得何心是了僧世多傳之與婺
州僧貫休相善以詩文往還今精舍往往有瀾所為碑
塔在寺後

雪山子

雪山子道茂歙縣紀氏子少時每遇盛夏輒以昏暮伏
草莽中求以身施蚊蚋者二十年始住休寧普滿院時
郭公三益為尉間數與語郭公由是好佛法後住通州

白狼山晚歸自號覺菴未嘗為人白椎或問之答曰是
第一義者可輕以假人耶有妻死求出家者茂終不納
曰彼一時所激非為法來也此人再娶已有買妾竟如
所料大觀中郡守使其鄉僧行月住天王院月自言雲
門下求與茂通法屬茂不答及茂去世月言彼非坐滅
乃其徒偽為之守使檢尸檢者踏其要股使伸伸已隨
結焚之西關渡項骨諸根不壞煙所及雖水皆得舍利
有池陽百問行於世

寧道者

寧道者婺源汪氏名道寧壯歲以道者游四方蔣山泉禪師許為法器還家棄妻子祝髮參五祖演禪師誦金剛有悟演印可之辭去游潭州天寧為第一座尋住報慈開福政和三年十一月四日沐浴小參次日告衆曰晷運推移日南長至天地一陽生萬物敷奧義生死與去來從來無忘諱華藏門開主伴俱備師子翻身象王遊戲如今不究根源直到龍華三會某甲作道人四十

年為僧三十五夏始作道人時日誦金剛經二十卷在
明州育王山燒浴誦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
不覺脚在湯桶腳皴桶破當體獲解脱道證本元常無
奈彼處宗師摹頭印證自此偏參明州諸尊宿雪竇老
良禪師過天台參湧泉覺至開先見心印到衢州參紫
湖誠入廬山見羅漢英說禪祖偈至圓通參法鏡禪師
將住一年渡江到三祖見宗禪師深入旨趣得遊戲三
昧到太平見清禪師提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師資方順

透身便退回至白蓮峰下再來菴前見一蓬頭老人提忠國師古佛淨餅話如削下千金重擔自此之後方脫去貼肉汗衫無奈業緣未盡紹報慈開福道場某甲初七日與大眾相別脫去殼漏子別有前程出家佛子徹髓徹皮三昧海中游戲自在輪迴界內任意升騰所以俱尸城畔擲示雙趺熊耳峰前新携隻履前人不了累及後來畫樣起摹至於今日又道吾紫磨金身今日即有明日即無若道吾入涅槃非吾弟子道吾不入涅槃

亦非吾弟子於此檢點得出不唯穿却黃面老子鼻孔
亦知報慈落處其或未然報慈與麼來滿世無相識水
月與空華誰堅復誰實住院經五年都盧如頃刻瑞雲
散盡春風生失却文殊遇彌勒咄至初七日升坐衆纏
定即已逝矣得其法者月菴道果而郡僧覺文嘗參之
文歙縣楚氏子與兄道才皆出家游方有聲道才參東
林總住威勝軍天寧自號海上橫行才道者而文嘗住

蘇州穹窿山云

宗白頭

宗白頭者名嗣宗歙縣陳氏受業水西寺試經得度年二十游方參徑山睿深見器重去即龍門遠道林勸江浙廬皖荆楚湘漢之間凡菴居屏處禪林所稱者輒造而問之聞洞下有覺首座在大洪山宗壽長七齡僧先一夏服訓累年殆忘寢寐覺嘗問皓月當空時如何宗云正是恁麼時節反覆酬答忽有省後從覺於泗州普照覺去遂代之時建炎初也開堂云喝井菴畔似真似

偽斷足巖前乃精乃粹遂為覺拈一辯以酬法乳諸方
乃知洞下一宗復有人矣尋住常州善權及明州翠巖
雪竇嘗示人曰大眾體究此事第一不得依樣畫葫蘆
第二不得去古人背後义手第三不得守株待兔第四
不得無繩自縛何謂依樣畫葫蘆如今學者不肯退步
休歇一向用心強作道理見古人立箇拳也立箇拳劃
箇圓相也劃箇圓相提起座具拂袖便行及至窮究着
黑漫漫地何謂古人背後义手學者已事不明日夜商

量古人公案這箇說話又如何那箇問答又如何設或
會得祇是別人底被他言語攬縛得來不成腸肚豈不
見道若要提唱宗乘須是從自己胸襟流出何謂守株
待兔有一種學者認得箇影響祇管泥在一處或良久
或退後認着不忘一生無動轉長沙道百尺竿頭坐底
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
身何謂無繩自縛學者在衆中不肯親近尊宿決擇此
事但認過自家休歇一向癡坐從朝至暮祇管瞌睡所

以道透網金鱗猶滯水迴塗石馬出沙籠若是本分坐
禪人孜孜念念未嘗暫時與此事有絲毫隔行住坐臥
常在其中不見洞山在方丈坐有贊歎者云僧家好終
日無事山云莫如此說僧有僧事俗有俗事山僧在此
無剪指爪底工夫且道洞山在方丈中作箇什麼恁麼
見得僧堂裏亦不是閑坐處若不恁麼見去盡是虛度
光陰直須念念無間斷步步無間斷時時無間斷處處
無間斷有僧問曹山如何是無間斷底人山曰曹山今

日傷盃僧曰某甲不會山曰東西不辨即是到這裏作
麼生體患久參高士共相證明後學初心各自努力將
終書偈曰全心自照無佛無人諸緣不共時至便行其
全身建塔於雪竇而翠巖取其大衣藏於無際菴閱世
六十九坐夏五十四宗貌清癯氣韻平澹慈忍無嗔恚
徑山果少所許可嘗贊之曰太湖三萬六千頃之渺茫
即師之口也洞庭七十二峰之峭峻即師之舌也不動
口不饒舌已說未說今說當說也大奇也大奇此是吾

家真白眉



新安志卷八